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LANZHOU DAXUE MINZUXUE JINGXUANWEN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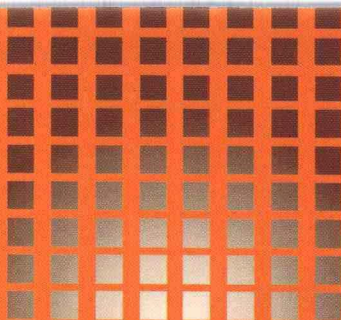
民族心理学

MINZU XINLIXUE

李静 著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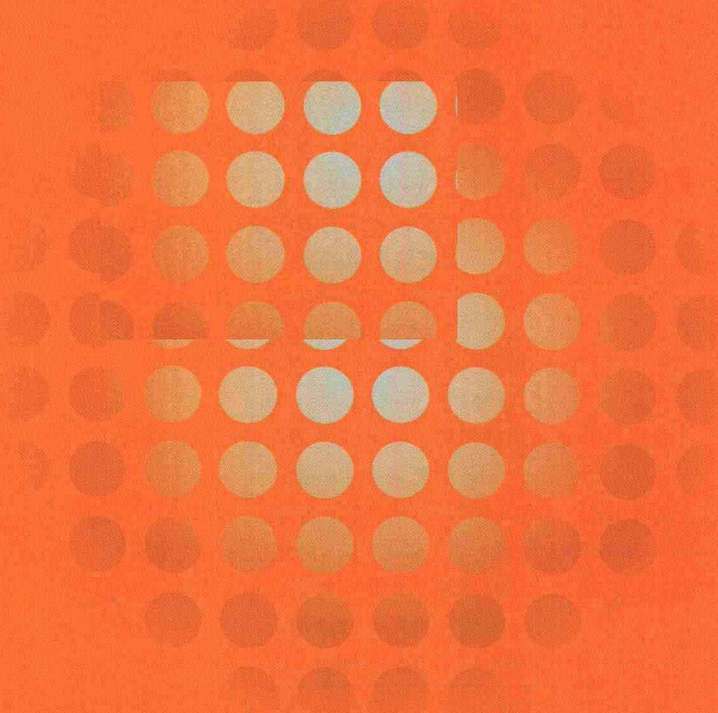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LANZHOU DAXUE MINZUXUE JINGXUANWENKU

民族心理学

李静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心理学 / 李静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5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0071 - 2

I. 民… II. 李… III. 民族心理学—研究 IV. C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783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 //www. mzchs. com](http://www.mzchs.com)

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总编室电话: 010 -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0 字数: 500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 978 - 7 - 105 - 10071 - 2/C · 305

(汉 268) 定价: 68.80 元

编委会主任：杨建新

编 委：马曼丽 王希隆 王洲塔
徐黎丽 赵利生 李 静
杨文炯 武 沐 切 排

序

杨建新

兰州大学走过了一百年的峥嵘岁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也快十年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版这套文库，献给哺育我们成长、关心我们工作的兰州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全体师生。

民族学在兰州大学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与许多兄弟学科相比，他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因此他曾被忽略过、轻视过，不过这个有极强活力的生命，终于还是在兰州大学这块沃土上坚强的成长起来，为自己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至今，兰州大学的民族学已经是博士学科一级授权点，拥有五个二级博士点，同时是国家重点学科。作为民族学科的载体，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也成长壮大，成为在国内小有名气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的研究型实体。

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在中心的老师们辛勤耕耘下，仅由中心老师及他（她）们指导下写出的民族学专著就达八十余部。现在摆在您面前精选出的这套文库，就是这些年来，中心师生用知识、智慧和汗水辛勤浇灌出的部分成果。当然，“精选”者，仅指从上述八十余部专著中精心选出者之谓，并非一定是精品。但是我们有信心，经过我们的扎实工作和潜心研究，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精品问世。

借本文库出版之际，还想就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说一些心得和体会。

民族学（Ethnology）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学术界时，初译为“人类学”、“民种学”。至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先生始将其译为“民族学”。这一译称虽不完全符合希腊文的原意，也没有紧扣该学科在西方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民族学”这一译称，却十分符合中国的实际。

中国古代虽无“民族”一词，但中国古代用于表达民族共同体的“族”一词的含义，已具有了“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轮廓。中国古代的“族”，种类繁多，形态多样，发育充分，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拥有鲜明的诸多共同因素。而且“民族学”作为一种学科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民族问题已成为涉及国家社会稳定、领土完整的大事。民族问题，从清末以来就与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抗击外国入侵问题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这一译名一出现，立即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名称。

至今，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仍有密切关系，而且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但是，实际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族群”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中国民族学在研究中已经凝炼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主导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学术界，在运用从西方传来的“民族学”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密切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逐步创建和成长出了中国化的民族学。民族学在中国流行百年的历史，就是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

民族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其基本学术概念就是“民族”，他就是研究民族这种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一个学科，不研究民族，他在众多的学科中就没有地位，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他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他是一门科学；民族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民族这种特殊人们共同体构成的诸要素，揭示这些要素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发展、变化、作用、相互联系及其运行机制；民族学当然还要研究和揭示每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及其具体发展规律。中国的民族并非仅仅是文化群体，而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联，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诸多因素的群体，研究他必然涉及众多的学科，因此民族学又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

民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民族学即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中国民族学与国外民族学，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民族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传统、研究视角等方面，继承和吸收了大量国外民族学的优良成果，同时，中国民族学又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列五方面：

1. 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放眼中国和世界民族、民族问题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充分反映和吸收世界民族学发展的优秀思想和最新成果,促进中国和世界各民族平等、和谐发展。

2. 在内容方面,以中国民族学和民族问题为基本内容,构建符合中国和世界民族新发展的知识体系。

3. 在方法方面,采用实证的、思辨的、比较的、综合的多种方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描述与分析综合结合,田野与文献结合,充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民族学研究有更加广阔的道路。

4. 在视角方面,认为民族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各种因素的群体,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群体,全方位研究揭示民族的各个方面,是民族学的显著特色。

5. 在思想传统方面,继承中国古代对民族实体、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丰富而深邃的思想认识,吸取中国历史上处理和对待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经验、政策和方法,使民族学在具有数千年多民族共处历史以及积累了深厚传统民族思想的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

具有这样一些特色的中国民族学,既是当前广大中国民族学者的研究实践,也是多年来中国民族学界的主流愿望。

本文库的出版,就反映了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想在推动民族学中国化,创立有中国特色民族学方面做些工作的强烈愿望。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2009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民族心理学引论

- 第一节 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意义 (1)
- 第二节 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 (4)
- 第三节 民族心理学研究之特质 (9)

第二章 民族心理学的心理学基础

- 第一节 心理学概述 (19)
- 第二节 西方心理学的研究 (29)
- 第三节 心理的实质 (35)

第三章 民族心理学史略

- 第一节 民族心理学的产生及发展 (53)
- 第二节 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思想 (66)
- 第三节 弗洛伊德的民族心理学思想 (76)
- 第四节 西方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90)

第四章 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 第一节 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 (95)
- 第二节 民族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 (100)
- 第三节 民族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110)

第五章 民族共同体心理

- 第一节 勒温的拓扑心理学 (127)
- 第二节 民族共同体心理 (140)

第三节	民族共同体中的从众心理与行为	(151)
第六章 民族语言文化心理		
第一节	关于民族语言文化	(166)
第二节	中国各民族语言的特点	(172)
第三节	民族语言文化心理	(179)
第七章 民族意识论		
第一节	有关民族意识概念的相关观点	(200)
第二节	民族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203)
第三节	民族自尊、凝聚力在民族意识中的核心地位	(213)
第四节	宗教对民族意识的提升作用	(224)
第五节	当代民族意识发展特点	(231)
第八章 民族认知结构		
第一节	认知活动的心理学研究	(238)
第二节	民族认知与民族文化	(244)
第三节	影响民族认知结构形成的主要因素	(252)
第四节	民族认知特点研究的心理维度	(260)
第九章 民族的想象与释梦心理		
第一节	民族的想象	(269)
第二节	民族想象的产物	(277)
第三节	集体意象中的民族女性形象	(304)
第四节	民族释梦心理	(314)
第十章 民族的需要动机特点		
第一节	人类的需要	(328)
第二节	人类的动机	(341)
第三节	民族共同体的需要动机	(351)
第十一章 民族群体人格		
第一节	民族群体人格的基本内涵	(360)
第二节	群体人格的心理人类学研究	(371)

第三节	群体人格形成的制约因素与体现	(387)
第十二章	民族性别角色社会化	
第一节	社会化及其研究	(407)
第二节	性别角色与女性发展	(424)
第三节	宗教对妇女社会化的影响	(429)
	——以对伊斯兰教西道堂回族妇女的生活调查为例	
第四节	民族性别角色社会化的思考	(435)
第十三章	民族巫术与心理治疗	
第一节	巫术与多元文化的心理治疗	(439)
第二节	巫术与心理治疗的意义场域	(449)
第三节	巫术与心理治疗场域同构及其民族学实例	(454)



第一章 民族心理学引论

本章将以民族心理学的综合研究为切入点,对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研究起步晚、专业研究人员的不足与有限、民族心理学的本土化发展不够等进行简要分析,论述民族心理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是深入开展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并较为系统地提出民族心理学学科研究及其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节 民族心理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众多的民族。经过民族学家的努力,民族学的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重视史料的运用、用民族学的理论分析历史问题、将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及研究中的综合取向等已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特色。^①

民族学发展到现代,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拓展研究视野与思路,在研究中不应仅局限于同历史学、人类学等的交叉研究,还应该充分发挥其优势,与相关学科进行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同相关的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使这种研究有突破性进展,也更具生命力与研究活力。

我国 56 个民族有着极为悠久的民族发展历史、厚重的民族文化积累与丰富的民族资源,同时也给民族学、民族心理学工作者提出了许多

^① 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241~248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有待研究解决的难题。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心理、心理—文化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民族进行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要。只有对民族触及心理层面的研究,才能在深层次上揭示民族的发展与变迁,才能诠释民族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可能的发展趋向,这就是作为民族学与心理学交叉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任务。^①民族心理学是介于民族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具有边缘性与交叉性的学科,是具有综合性质、交叉性质及研究活力的民族学边缘学科之一,应该是一个颇具生命力的研究方向。

一、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意义

人类的历史进程一再表明,具有稳定的和共同的心理特征不仅是区分一个族群的重要标志,而且是维系一个族群的重要纽带,是族群生存与发展中最活跃的动因,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地表现在民族和族群文化中的精神底蕴。法国著名学者赖明(Gustave Le Bon)深有体会地说,从他在各国游历中所带回的最明显的印象,即每一民族具有一种心理组织,就像其解剖学上之性质一样固定,并且其感情,其思想,其制度,其信仰与其艺术等都是从其中所引出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维-斯特劳斯说:“民族学首先是一种心理学”。詹姆士·弗雷泽也认为,民俗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最终目的是说明和解释人类心灵的活动,因此,他将心理学视为历史方法的当然皇后。正因如此,人类学家运用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审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种人类学材料已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种重要动向,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和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的研究一度显出一派生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厚的民族学资源,同时也给民族学、民族心理学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有待研究与解决的新课题。民族心理学是一门边缘性、交叉性学科,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质的学科。在民族发展的现代,民族心理学所进行的研究和其研究受到重视是时代与民族发展的必然。

^① 如果把民族看做是一个多层面的实体,其最少可以分成深度不同的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即最外面的层面,是民族特有的、可见的物质层面,包括衣、食、住、行;第二个层面,即中间层面是民族特有的制度层面,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等;第三个层面为行为层面,包括语言、文字、符号、宗教、习俗、价值标准等;第四个层面,即最深层面,就是民族特有的心理层面,包括民族意识、民族认知、民族想像、民族的社会化过程以及民族群体人格等内容。

首先,是民族学研究现状的要求。就民族学学科自身而言,提出了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需要民族心理学工作者进行系统、深入及综合的研究,但由于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人员严重不足,研究方法与手段落后,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与结构。这种状况与我国多民族的民族资源、与目前民族学的蓬勃发展很不相称。尤其是在民族发展的现代,有关民族意识、民族认知结构、民族语言文化心理、民族社会化过程的特点等,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其次,是学科交叉与理论创新的需要。学科研究中的交叉性创新是当代学科发展的趋势。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些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著作,一些心理学工作者在某些方面进行了调查,做出了思考,对于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进行了探索。但这些研究大多是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民族,将普通心理学中的研究应用于民族的研究,应该说,还没有将二者真正进行有机地融合。民族心理学体系构建的研究就是从民族学的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进行理论创新。主要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主要的研究内容方面进行创新性研究。

最后,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从民族发展角度看,当代民族更多的受心理文化因素的影响。从民族学的发展看,需要对它的研究领域进行创新、拓展,除了从历史、社会、文献等方面进行研究之外,还需要从心理文化结构上进行研究,这种来自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发性或内源性需求也催生了民族心理学的生长及发展。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实践意义

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类的进步、民族的发展,社会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影响民族发展的因素也随之而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世界民族与我国民族跨世纪的发展变化上,民族及其内部结构除了外显性变化外,还发生了深刻的内隐性变化,而这些内隐性变化恰恰是民族表现在本质特性方面的变化。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民族而言,内心的冲突与变化应该更为强烈,特别是表现在心理文化结构方面。

第一,民族发展自身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现实问题而言,民族发展的加速也同时体现出民族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包括构成民族的四大要素都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对于有几千年民族发展历史、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我国的民族发展更是表现出了其多

结构性、复杂性与多样性，出现更多发展中的冲突性。“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一场冲突和融和的历史，民族内部整合后又面临着与异族的冲突，因而冲突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主题。”^①从民族发展来看，随着民族共同体的成熟性发展，民族的内涵与外延的本质实际更多地表现在心理文化因素方面，而这些变化就使得民族内部及民族之间表现出了更多的冲突，面临诸多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多学科的角度、多层次与多侧面的进行研究，其中不能忽视的就是需要从心理层面来解决民族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第二，进一步深入研究民族深层问题需要研究民族心理。要更深入地了解与研究民族，从心理情结上了解民族、研究民族，就需要从其心理层面进行研究与探索，去把握现时代民族发展变化的内隐性的原因。这也是国家社会的发展、民族社会的发展给当代民族学研究提出的现实要求，同样可以认为是民族社会发展对民族心理学提出的现实性要求。

第二节 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

在长期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心理模式，它们通过遗传、环境及文化、教育等因素的作用而被定势或固化于民族群体中，每个民族都以自己所特有的心理方式或心理模式作用于外部世界。

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就是试图在民族学与心理学相交的切合点上，以深层次、内在因素方面研究民族为目的，运用民族学、心理学的原理与方法，结合民族学、心理学的研究，探求民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各种心理表现，揭示民族心理活动发生、发展的规律，诠释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民族群体心理的产生、发展及其历程，研究与民族有关的心理问题及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体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各个民族心理规律的揭示，对其心理模式各个方面的研究，包括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认知结构、思维方式等的研究，进而研究各民族相同或相异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演变。

^① 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一、心理与民族

首先，关于心理。现代科学史证明，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是无生命物质，后来发展为有生命物质，才出现植物、动物以至人类，才有了人的心理。其一，心理是人脑的机能。从物种发生史来看，心理是物种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属性；从个体发生史来看，心理的发生、发展是与脑的发育完善紧密相连的。其二，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我们说心理是脑的机能，并不意味着头脑本身能单独地产生心理。头脑是反映外界的物质器官，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必须依靠外界的客观现实。客观现实是人的心理活动内容的源泉，社会生活实践对人的心理起制约作用，心理是客观现实的主观映象，是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反映。^①可见，心理的反映是这样一种反映，从其内容来说是来源于客观现实，其中外界影响要通过反映者内部特点的折射。因此，心理是客观现实的主观的、能动的反映。总之，心理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生、发展的，社会生活条件制约着人的心理。由于在实践中人所接触到的、感受到的客观事物日新月异地在发生变化，因此，人的心理也随之而发展。在实践中人的心理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其次，关于民族。按照斯大林的论述，民族可以特指历史上在一定地域内形成的，并且有语言、经济和文化等特点的稳定的群体。作为人们共同体一种类型的民族，与其他人们共同体是有区别的。民族不同于种族，民族属于社会历史范畴。^②

然而，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基本特征的内涵是有所变化的，斯大林关于民族的概念反映了在民族形成及发展初期的本质特征。没有民族共同体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社会生活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些基础，民族很难形成乃至发展。

正如民族学家杨建新先生所指出的：“随着民族的发展，尤其是在民族的发展和繁荣阶段，民族文化、民族意识开始起较大作用。而在第三个阶段，即趋同和融合阶段，其基础不再是地域和社会，而主要是文化。一定程度上说，在这个阶段，民族共同体是一种超地域范

① 孟昭兰主编：《普通心理学》，7~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②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10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围、超社会单位的共同体，文化在维系民族发展中起主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①

二、民族心理学的学科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其体系的构建是起步之难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民族心理学起步较晚，因而其学科体系的建构不成熟，是首先要探索的问题。从传统学科结构体系来看，一门学科体系的建构可能涉及的问题有这样一些：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发展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等，这几大块元素成为构建一门学科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新生学科，作为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体系的建构应该是既包含有传统学科结构的元素，又要增加新的成分，从全新的角度来建构其学科体系。

那么，如何从全新的视野出发构建、诠释民族心理学学科体系，是我们在研究中要正视的难题。

民族学是研究民族共同体的一门学科，它把民族这一共同体从整体上进行全面的考察。心理学是研究心理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这里指的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民族心理学是介于民族学与心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它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心理学中一系列具有综合性质、交叉性质的边缘学科之一。民族心理学所关心的是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民族如何认识、审视及对待他们自己与别人的心理、行为及关系，研究的重点是不同民族或种族在心理表现或精神生活方面的共同或差异。亦即民族心理学是从民族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诠释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民族群体心理的产生、发展及其心理历程的学科，是用民族学、心理学的观点来研究与民族有关的心理问题及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体其他因素之间关系的学科。

国内外众多的研究都支持这样的研究观点：即文化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差异引起了经验和行为的差异。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心理学就是从深层次上、内在因素方面研究民族为目的，通过对我国众多民族及世界各个民族发展演变历程的探索，运用民族学、心理学的原理与方法，探求民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的心理表现，揭示人类、揭示民族

^① 杨建新：《关于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1）。

心理活动发生、发展的规律。^①

从宏观方面而言，民族心理学就是用发展的观点研究不同文化条件和社会生活条件下各民族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民族心理学以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民族学的理论为基础，以心理学、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为手段，并且以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材料为参照，既要研究各民族族体中存在的共同心理与行为，找出其发展变化的轨迹与规律，又要研究对那些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主要变量，同时还要对各民族之间的心理特点、发展水平及其有关变量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通过这种同一民族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以及不同变量之间的比较研究，找出影响和塑造民族成员心理与行为的真正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不同民族当中的相同或相异的作用。

民族心理学通过对各个民族心理规律的揭示，通过对其心理模式各个方面的研究，包括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认知结构、思维方式、民族群体人格等的研究，进而研究各民族相同或相异的心理模式及其发展演变。因此，民族心理学有着较广阔的研究空间和深厚的发展潜力。

显然，要研究这些问题，单靠心理学家或民族学家都是难以胜任的。正如 F. C. 华莱士指出的：“这块科学园地的耕耘工作，有赖于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共同携手合作。如果要了解人格形成的整个历程，不但对于那个社会的文化要有全盘和彻底的了解，同时也要知道由文化塑造和改变的个人心理历程”。^② 美国著名心理人类学家 M. 米德在总结文化与人格研究时就认为，在这一领域中共同协作的有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工作者和儿童教育工作者。^③

就学科体系而言，民族心理学研究应该结合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在充分了解各民族历史演变、经济生活现状、文化背景以及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将民族学与心理学进行整合，力求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使民族学与心理学发生有机的联系，既要避免机械地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与心理学结合，同时又要避免将普通心理学的原理与方法机械套用于民族学研究。同时这种研究可以拓展民族学的研究空间，立足于民族学，从民族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研究民族深层、隐性问题，涉足文化

① 时蓉华、刘毅编著：《中国民族心理学概论》，4页，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

② 周大鸣、乔晓勤编著：《现代人类学》，23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③ 周大鸣、乔晓勤编著：《现代人类学》，23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